



李李翔 著

初情似情

下



李李翔 著

初情似情

下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燕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初情似情:全2册/李李翔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511-2668-7

I . ①初… II . ①李… III .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9243 号

书 名: 初情似情 (全2册)

著 者: 李李翔

责任编辑: 李 爽 贺 进

责任校对: 杨丽英

装帧设计: 余晶晶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5/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9.25

字 数: 39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2668-7

定 价: 59.80 元 (全2册)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Chapter 34	001
有些东西无法忍让	
Chapter 35	011
离别措手不及	
Chapter 36	019
放手是因为决定等待	
Chapter 37	030
心事如大海	
Chapter 38	038
往日爱恋如风消散	
Chapter 39	046
这会让我产生爱的错觉	
Chapter 40	055
他一直在怨她	
Chapter 41	063
时间改变了一切	
	love

070	Chapter 42
	误会接二连三
079	Chapter 43
	放下自尊
087	Chapter 44
	为谁风露立中宵
094	Chapter 45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
102	Chapter 46
	始终无法替代
109	Chapter 47
	感情无法停止
116	Chapter 48
	青春一去不复返
127	Chapter 49
	忘却的原来是幸福
137	Chapter 50
	他需要一个人听他倾诉
love	▼

Chapter 51	145
重新开始	
Chapter 52	153
登记结婚	
Chapter 53	161
没有缓冲的婚姻生活	
Chapter 54	170
爱的初体验	
Chapter 55	179
简单与深刻	
Chapter 56	188
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	
Chapter 57	197
闷骚的钟帅	
Chapter 58	205
挪威的森林	
Chapter 59	214
忙碌新生活	
	▼ love

221	Chapter 60
	大年夜的等待
229	Chapter 61
	如烟花寂寞
237	Chapter 62
	蜜月如初
245	Chapter 63
	上临一中百年校庆
253	Chapter 64
	岁月静好
262	番外一
	一见如初误终身
282	番外二
	当时只道是寻常
293	番外三
	难以形容的美妙

love ↓



The eternal love

Chapter 34

有些东西无法忍让

何姑姑比何爸爸整整小了十岁，比何如初大不了多少，看起来相当年轻，松松的波浪卷，身材高挑，衣着时尚。因为常年在国外居住，言谈举止自然而然带有欧美人气息，慵懒而淡然。在机场，她见了何如初便笑：“大半年没见，还是老样子，连发型都没变。”

何如初笑着说：“姑姑变得越来越年轻漂亮了。”何姑姑挑眉笑，对何爸爸说：“嘴巴倒是变甜了，跟抹了蜜似的。那会儿在美国，怎么一天到晚连句话都没有呢？我还以为被吓哑了。”

何爸爸忙岔开话题，说：“坐飞机累了吧？回家休息休息。房间已经给你收拾好了。”何姑姑指着他鼻子说：“要不是看如初的面子，你有这么容易请我回来？好好的一个阳光美少女，天天领

着去看心理医生！幸亏没事，不然，我头一个跟你没完。看你弄的都是些什么破事！连带孩子受罪！”

何爸爸尴尬不已，对这个妹妹的嘴上功夫是从小就怕了的：“你还是这么个脾气，直来直去的，刚下飞机，脚还没站稳呢，就这么多话了！”何姑姑当着侄女的面也不便多说，摇摇头随后上了车。

因为何姑姑初来乍到，是难得的客人，何爸爸何妈妈难得地没有拌嘴。何妈妈端了点心出来，招呼大家吃，对何爸爸采取无视的态度。何爸爸觉得尴尬，便说：“你们都是女人，慢慢聊，我就不掺和了。”独自上楼去书房睡。

何妈妈对小姑子垂泪说：“我跟了他也有二十来年了，那时候什么苦没吃过？没有钱的时候，连结婚戒指都卖了……你看看他现在怎么对我？忘恩负义、狼心狗肺的东西，天理不容啊！怪不得人家都说，男人一有钱就变坏……”满肚子的苦水，一股脑儿往外吐。

何姑姑只得宽慰说：“如初在一边呢，孩子听了不好。”心里却在感叹，何妈妈这见人就絮絮叨叨、哭哭啼啼的模样，哪还有一点儿年轻时的影子？早已成了现代祥林嫂。也怨不得何爸爸不耐烦，就是自己，都有些受不了。

何妈妈还在滔滔不绝地诉苦，说到悲愤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往下掉。何如初跟着坐一边红眼圈，不知该怎么劝慰。何姑姑忙说：“如初，都半夜了，赶紧上楼睡觉去。”连声赶她走。何如初点点头，拖着沉重的脚步去了。

何姑姑叹气说：“嫂子，都到这个地步了，日子过着还有什么意思？离婚算了。”何妈妈抬头“呸”了一声，咬牙切齿地说：

“离婚？想都别想！离了婚好让他跟外面的狐狸精名正言顺地在一块儿？别做梦了！”

何姑姑皱眉说：“你这又是何苦呢？整天打打闹闹地拖着，家里鸡飞狗跳的，别说你们自己痛苦不堪，就是如初看了，心里还不知道怎么难受呢！你们夫妇强扭在一起，还不如好聚好散算了。”婚姻若变成一把双刃剑，只有伤人伤己，分开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何妈妈愤愤地说：“要想我离婚，除非我死！反正我这一生是完了，凭什么让他好过？他想跟外面的狐狸精双宿双飞，没门！”她反正是绝望了，怀着临死前拉个垫背的这种心理，不肯放过何爸爸。

何姑姑还在说：“你这一生哪能这么早完了呢？离了婚出去做点儿事，比死气沉沉待在家里强……”

话没说完，何妈妈就站起来指着她鼻子冷笑：“你这是当他的说客来了？怪不得，你们是兄妹，心自然是向着他的，你们当我是什么？穿过不要的衣服吗？由着你们兄妹俩糊弄！”

把何姑姑说得脸色一变，二话不说，提了行李就走。何妈妈也不拦，看着她摔门而去。

何爸爸下来，见妹妹不在，连衣服行李都一起消失了，又见何妈妈僵坐在沙发上，不言不语，抬头看看敞开的大门，心里知道糟了。这个妹妹，脾气大着呢，一言不合，给人脸色不

说，抬脚就走。她本来就不肯住家里，嫌不得清静，说要住宾馆，还是他说：“大过年的，你出去瞧瞧，有谁好不容易回趟家还住宾馆的？让亲戚朋友知道了，只当我刻薄。”她才勉为其难答应住进来。

和妻子是无话可说的，他只得穿了衣服，开车去了趟宾馆。何姑姑气还没有消，皱眉说：“好心当成驴肝肺，有这么糊涂的人吗？”何爸爸默然半晌，只得说：“你嫂子自从生病以来，情绪一直不稳定，你多担待担待。”

何姑姑没有说话，好半晌才说：“她这个样子，如初看了多不好。我见如初红着眼睛不说话的样子，真是心疼。好好一个孩子，被折磨成这样！”何爸爸唯有叹息道：“还不知道要拖到何年何月呢。”他也知道妻子的想法，如果一辈子不肯离婚，他也是没有办法的。

何姑姑便说：“那你们不能一直这样拖着如初啊，这要给她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何爸爸长长叹了口气，说：“所以我想尽快送她出国。”何姑姑也赞成他的主意，说：“出去念书也好，对她的前途有益。她念这个国际学院迟早也是要出国的，若不出国，真是一点儿用处都没有。”私立学校的文凭，在国内来说简直是一张白纸，一无是处。

何爸爸点头：“她从美国回来那会儿，我就在给她办出国留学的手续，现在差不多齐全了。这次让你回来，就是想让你带她一起走。这孩子还是不肯原谅我，现在都不大跟我说话了。”想到这里，心里凄然——原本亲密无间的父女，突然变成现在这样，

怎么能让他不伤心呢？

果然，接下来何如初又不跟爸爸说话了，任凭他说什么，就是不理不睬，全当没听见。何妈妈一见他回来就没好声气，轻则冷嘲热讽，重则破口大骂，连大过年的家里还是这样哭哭啼啼、鸡犬不宁，真是凄凉至极。

何姑姑一直住宾馆，实在看不过去，便把何如初接出来住，叮嘱说：“缺什么就问服务员要。”但是何如初除了找林丹云、韩张说说话，整天都闷闷不乐，闷在房间里，不大肯出去。

正月初六，钟越翻着电话本给老师、同学打电话拜年，碰巧张炎岩也给他打过来。张炎岩先说了几句吉利话，然后问：“明天来不来上临？”他不解，问：“你有什么事儿吗？”张炎岩笑：“明天是二月十四号，你不来看何如初啊？”他才惊觉过来，原来是情人节。仔细一想，怪不得在他家那会儿她一直问他正月去不去上临呢，竟是这个缘故。

钟越心里一动，笑而不答。张炎岩便说：“你来吧，反正大家都想见见你，同学之间也有大半年没见了，一起吃顿饭。来了就住我家，离车站又近，你来回都方便。”他听了，心里想着何如初，不知道她好不好，于是答应了。

第二天钟越一到上临便给她电话，说：“这都几点了，还没起呢？没见过你这么贪睡的。”她迷迷糊糊地说好几天没睡好。他便问她在哪里。何如初咕哝说：“在宾馆呢。”他听了诧异，还以为她出去旅游了。她叹口气，将缘故告诉他。他听了好半天没说话，问清楚房间号码，便说：“我去找你。”

何如初还没清醒呢，继续趴在床上睡。她这几天作息时间紊乱，黑白颠倒，也不知道今夕到底是何夕。不知道过了多久，听门铃响，以为是工作人员打扫卫生，揉着眼睛爬起来开门。待看见门外的钟越，还以为是幻觉呢。直到钟越抱她在怀里，心疼地摸着她的头发，她才真正醒过来。

“钟越！你怎么会来？”她抱着他乱蹦乱跳，又惊又喜，忍不住大喊大叫。钟越见她这样高兴，不由得也跟着笑起来：“同学说要聚会，所以我就来了。”也不说实际是想来看看她，所以才来。她才不管什么理由呢，反正见到他已犹如喜从天降，高兴得不行。待平静下来，发现自己还穿着睡衣，便说：“你坐过去，不许转头，我要换衣服。”只要套上就行，所以也没躲进卫生间。

钟越果然背过身去，不料大块的玻璃窗户映出她的人影——她正在解扣子脱上衣，露出光滑的肌肤以及白色的内衣肩带。他忙低头，不敢再看，心怦怦乱跳。

她快手快脚套上毛衣，然后说：“好了。你转过来吧。对了，你吃饭了没？我才起来，饿了，早饭还没吃。”他清了清嗓子，横了她一眼：“人家都该吃午饭了。”她吐吐舌，拖着他说：“走吧走吧，我好几天不想吃饭，没胃口。一见到你，就饿了。”

因为中午要和老同学聚餐，她随便喝了点儿粥便跟着钟越去“颜颜”美食城。这里是同学乐颜家开的，可以打折，所以大家便约在这儿吃饭。他们到的时候，很多同学都来了，有零班的也有以前一班的，韩张、林丹云都来了，满满地坐了三大桌。

大家一见他们，便拍手打趣道：“咱们上临一中鼎鼎有名的才

子佳人，欢迎欢迎！”说得他们都不好意思起来。有人说：“高考前那会儿大家还传过你们在谈恋爱呢，没想到竟是真的！许魔头看走眼了，居然放过了你们。我想起就不服，凭什么你们就能瞒天过海，别的就被棒打鸳鸯呢！”

在座的好些人都点头，哄笑说：“对对对，我们不服！这样瞒着大家，该怎么罚呢？”好事分子刘涛叫嚷：“喝交杯酒，喝交杯酒！”大家都拍手，气氛顿时推向高潮。何如初张口就骂：“刘涛，你瞎起什么哄呢！”坚决反对，打死都不肯喝。

刘涛便笑：“反正迟早都是要喝的，早喝早了事，大家说是不是？”所有人都点头，大笑：“该喝，该喝！”两人的抗议被视为无效。唯有韩张独自坐在角落里看着众人笑闹，不言不语。

大家推着他们站出来，有人倒了酒，把酒杯使劲塞他们手里，对钟越说：“钟越，不喝脸可丢大了啊。如果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就要敢作敢为，把这交杯酒喝了！”群众的力量果然大。钟越被逼得没法，看这情形，不喝是不行了，只好低声对何如初说：“抬起手喝一点儿算了。”

两人手挽着手，还没喝，已经引起轰动，连隔壁的人也探出头来看。何如初个子不高，挽起手臂有些够不到，钟越配合她弯下腰来，两人把酒杯放在唇边饮了一口。众人还不罢休，都嚷嚷：“喝完！喝完！哪有只喝一口的？”

两人没法，只好又接着喝完。何如初一时喝得太急，呛得满脸通红。钟越连忙给她倒了杯水，扬声对大家说：“这下满意了？我们可以坐下来吃饭了吧？”大家都笑着点头：“满意！满意！百

分之百满意！”何如初本来要坐女生一堆的，硬是被人推在钟越身边坐下。

席间有人提议说：“其实应该把许魔头请过来的。”大家毕了业，哪还怕许魔头，对他反倒分外有感情。有人说：“请他来我们又该拘束了。”那人便笑：“请他来当证婚人啊。”大家一时笑得前仰后合，都说：“该请，该请，怎么就忘了呢？”何如初死命瞪那人，恨得牙痒痒。众人见她那样儿，笑得越发厉害。

聚餐气氛相当愉快。一些男生凑在一起喝酒，都知道韩张能喝，纷纷找他单挑。韩张今天很少说话，往中间一坐，来者不拒，酒到杯干。男生纷纷竖起大拇指：“韩张，好样的！真爷们儿！”

何如初见他喝得又急又猛，脸都白了，站出来打抱不平：“你们太过分了，一群人灌一个人，有本事一对一喝，哪有轮流上的？”韩张拉开她：“没事儿，大家高兴……”说话已经卷着舌头，有些模糊不清了。

钟越过来拉她，低声说：“男生的事，你别插手。”她说：“我担心他挨骂呀！”接着对大家说，“你们别再灌韩张了，回去他爸爸该说他了。”大家一想起韩校长发火的样子，也怕他回去被骂，于是就不找他拼酒了。

一顿饭直吃到下午才散。韩张出来时，醉眼惺忪，脚步都不稳。何如初忙说：“你怎么喝这么多，要不要紧？”钟越扶住他，示意说：“你先回宾馆，我送韩张回去，再去找你。”她点头，叮嘱说：“韩张，你回去好好睡一觉，酒醒就没事了。”

钟越招手叫出租车，半拖半抱，好不容易把韩张塞车里，自己早已出了一身汗。韩张靠窗歪着，睁眼看时，蒙蒙眈眈知道是他，头一句话就是：“何如初呢？”钟越一愣，好半晌才说：“她先走了，我送你回去。”

韩张抚着额头问：“她去哪儿？”钟越耐着性子说：“她当然是回家了。”韩张摇头：“不不不，她怎么会回家呢？她家里乱着呢，我知道她天天都在哭。”还拍着自己胸口说，“我这里可难过了。”钟越听了，半天没说话。

韩张又说：“钟越，你该庆幸，她现在喜欢的是你。”睁眼看他的样子，目光灼灼，似醉却又非醉。

钟越决定将一切摊开来说，回视他：“韩张，我知道你喜欢她。”韩张微微苦笑：“连你都知道了，她为什么就不知道呢？”钟越好半晌才说：“如初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不是很聪明，有时候还很糊涂。”所以，近在眼前的东西，才会看不清。

韩张叹气：“或许是有缘无分。我跟她从小一块儿长大，小时候搂在一块儿，抱过也亲过。她那时候一直以为自己是男孩子，头发留得短短的，刺猬一样，跟在我屁股后头一口一个‘韩张哥哥’，连上学也要跟着我去。可是转眼间，我们都不是小孩了。当我发觉她已经长大时，她却还把我当成小时候的韩张哥哥，还没有长大……”他意识到了，但是她没有。所以，就只能这么错过，徒留遗憾？

钟越只说：“韩张，今天你醉了。”他摇头：“我清醒得很呢。钟越，若不是因为何如初，也许我们会成为最好的哥们儿。现

在……”他推开钟越，打开车门，一个人摇摇晃晃走了，脚步踉跄。没有人能宽宏大量到和自己的情敌做哥们儿。

钟越呆立半晌，转身去找何如初。就算他和韩张变成现在这样，他也无话可说。毕竟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忍让的。